

醉美颐和路

□南京 缪志刚

南京让人引以为豪的,是六朝古都、十朝都会的悠久历史,是世界文学之都的魅力。一砖一瓦、一路一树都蕴藏着历史的风情、文化的记忆。而我觉得与众不同、让人难忘的要数颐和路了。

一条颐和路,半部民国史。当年为这条民国主要街道命名的人,内心祈愿动荡的岁月平安祥和,而彼时的颐和路,也真的做到了“宏观岂虚构”。颐和公馆区被誉为“民国建筑博物馆”,它的美吸引游人驻足忘返、沉思回味。

路的两侧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建筑,黄墙黛瓦的院墙里,英国都铎式、美国乡村别墅式、西班牙式、法国孟莎式等各式异国风情的建筑错落有致地镶嵌其间,青灰、深红、明黄各种小洋楼的色调和谐点缀,穿行其间像在油画展里漫步。这些是当年国民党达官贵人和外国大使们的居住区,现都已改换门庭,成了政府对外开放服务的场所和机关的公寓。掩映在高大树

木之间静谧的别墅,虽不起眼,但推开门,当时的每一扇门后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。

从西康路拐进来,闯入眼帘的是高大的法国梧桐树。走到颐和路中段,遇着粗壮茂密的枫杨树,树干粗大,树枝苍虬有力,像相逢的老友立在柏油马路两侧,枝条在空中交织拥抱,遮天蔽日,为行人撑起一把伞。即使夏天,也觉凉意顿生。

山路元无雨,空翠湿人衣。江南是湿润的,雨露滋养万物生长,连枫杨树横斜的树干上都长满了一层嫩绿的青苔,像少年唇边初生毛茸茸的胡须,生机勃勃。清晨走在颐和路,绿浓得快滴下来打湿衣衫,打湿匆匆行人的心,醉在这青绿芬芳的空气里,摇摇晃晃。若能化作一只鸟儿多好,栖息在湿漉漉的枝头,畅饮绿色的琼浆玉液。夜晚走在这寂静的路上,感觉自己是一尾鱼,在冰凉的河流里漫游,任思绪融进夜色、洒散在绿色的波纹里。

颐和路的绿多姿多彩、四季各

有各的姿色、春天娇嫩明媚的浅绿,夏天浓郁茂密的深绿,秋天斑斓温暖的黄绿,冬天的颐和路被红黄绿叶铺满,踩上去嘎吱嘎吱地脆响,让人心颤。尤其夏日的正午,阳光从密匝的树叶间挤进来,散发出柔绿的光芒,光影斑驳,停落在行人的脸上,温凉。走在树荫里,听着蝉鸣,有一种蝉噪林愈静的感觉,鹅卵石卧在树根边,几只慵懒的猫眠在树下打着盹,如此静好。

花开的季节,颐和路成了女孩们的打卡圣地。姹紫嫣红蔷薇,从黄墙上娇羞地垂下来,一簇簇、一片片,女孩们闭上眼睛,引颈细嗅蔷薇的花香,甜美的笑容随着花香荡漾。金秋时节,梧桐树叶飘落,三三两两拍婚纱照的很多,他们期望美好的爱情定格在此。即使这热闹也是节制的,浪漫而不浮夸,与颐和路的节拍默契应和着。

当你走进颐和路,请你一定要慢些走,轻轻柔柔,谛听时光深处的回声。

泡沫之夏

□东台 邹娟娟

童年夏日多绚烂。天上流火,地上绿荫,沙砾似金,河水如锦。这样的画面中,有笑容可掬的祖母和我最爱的彩色泡沫。

没有发现泡沫前,我跑到田地看露珠,一个个晶莹剔透,圆滚可爱!在阳光下更夺目,比钻石还闪耀。我用麦秆引它到不同的叶片上滚动,任由那光彩流转,上下翻飞。

雨后的傍晚,西天有霞,太阳半隐半露,光芒镶云边。胭脂花在墙角怒放,红蓼挂穗,木芙蓉亭亭玉立。我和小妹忙着掐花,贴鼻上玩。祖母在院中点了把干菖蒲头,催我们洗澡!哪里是洗澡,我们把衣服脱完,往桶里一躺,蹬腿甩臂,水溅得到处都是。祖母见了,一面嘀咕,一面拿皂荚水往我们身上抹,抹啊,抹啊!凉凉的,滑腻腻的。我们皮肤上很快出现了细沫,

彼此又玩上了泡沫。祖母边摇头,边拿水瓢浇。那时,总觉得泡泡太少,怎么也不过瘾。

香皂流行时,我们迎来了肆意畅快的泡沫之夏。祖母一连买了好几块香皂,用盒子小心藏着。她说,过去的大户人家才用这香喷喷的胰子。祖母说这话时,眼睛亮得像灯泡,周围深深的皱纹像发散的光芒,给蜡黄瘦削的脸镀上丝丝光泽。

洗衣服,不用香皂,用洗衣粉。祖母把衣服和洗衣粉一起浸泡,等出泡沫了开始搓洗。噗嗤噗嗤,每搓一次,大小泡泡就滚落一番。再搓,泡泡再过一遍,左一层右一层。水盆内外挤满了泡沫,连搓衣板的折痕都被泡沫抚平了。

我和妹妹蹲在旁边抓泡沫玩,一手一大捧,软乎乎,轻飘飘,舒服极了。搓一搓,抖一抖,泡沫从指缝间飞散,像下雪。我们央求祖

母把洗衣服的水留下,把麦秆插进去吹,咕咕咕咕,重又冒出一堆堆泡泡。或者一端蘸一点水,用另一头吹,准吹出大泡泡。阳光映在上面,五颜六色。

祖母的肥皂用来洗头,洗贴身衣服。那时,她虽是古稀老人,因时时清洗,身上总有股清香。

有凉风的夜晚,我和小妹把泡泡撒在晒场上,撒一堆,踩一脚,把地面踩得湿漉漉的。祖母的精神气大不如前了,坐在竹椅上摇蒲扇。我们玩累了,祖母给我们讲故事,讲“彩虹伞”,讲七仙女,甚至讲泡泡的故事。祖母总是一副聪慧的样子,讲的故事从不重复,看见什么讲什么。我们听故事听睡着了,祖母悄悄起身,把泡沫清理干净。

童年的夏天若是十分,那八分一定是祖母给的,里面有无数美丽的泡泡。

夏日谣曲

□张家港 张凌云

临河的石台边,两个小姑娘身着夏裙,轻轻言笑着,声音,淹在早起的鸣蝉里。无风,前面的河水绿成凝固的锦缎,黏稠若脂,一如季节发出的汗珠。

这是夏天,这个季节有种特有的味道,从一滴光汁中也可以嗅出。我越过大河,望着南方,于是知道,远处的那片大湖,可以捡拾许多待忆的故事。

中午下了场大雨。甚好,骄阳退去淫威,空气沁凉,飘浮着薄薄的烟雾。和妻带着小女,来到心仪的那片湖区。

湖曰镜湖,因用廊道围成一圆镜得名,是整个湖区新辟的景点。人少,林密,景幽,喜欢这样的感觉。走过主题雕塑——“瞳孔里看世界”后,湖水扑面而来。

一片沙滩,傍水而倾,蜻蜓低翔,烟波浩渺。岸边立有两块赭石,一书镜湖,一书暨阳望月。弥望处,近有石拱小桥,远有螺洲翠岛。这处视角,与往昔不同,自是

别有洞天之感。

脱去鞋子,把双腿浸入湖水中。发现沙粒颇为粗砺,有些硌脚,稍深处,可见油绿绿的水草,有小鱼于其中穿梭,不时会吻上自己的腿脚。女儿欢欣地挽起裙子,在靠岸水里行走。

我的思绪顿时回溯到多年以前的消夏。那时暑假在外婆家,便是这番光景。常爱踩水于码头边,手拿一淘箩,于水草间捕鱼获虾。如今这场景转移到孩子身上了。但是夏天,却没有变,那些如浪漫歌谣式的童年,也不会因人生的更替而发生改变。

不禁想起邓南遮那首著名的《夏日谣曲》:“微风拍着羽翅,在柔嫩的沙子上/飒飒地写下迷离的文字……”这一刻,诗般的感觉多么契合。

我们乘上蘑菇船,泛舟水上。湖面很宽广,面前的螺洲岛却来得近了。这个形似螺壳的小岛,虽未得洞庭君山“碧玉盘里一青螺”之

妙,但亦葱郁一片。岛上建有几个颇有古风的木塔,放养兽类,平时只能远观,不能登攀,今日方有机会近览。岛上花红树绿,紫绕菖蒲水柳。岛对岸,是一片更大的沙滩,许多人正在其间嬉戏,旁边青荷亭亭,莲花簇红,伴有乐音悠扬,好一派盛夏娱乐图。

回转码头,上岸,走一条来时未经的僻道。渐行渐缓,来到一处高岗。刚才开着红花的合欢、紫薇看不到了,周围苍翠一片,有榆、樟,更多的是松。林木很密,也更幽静。层云中的日头闪着白光,落在松枝之间,有“日色冷青松”之感。暑气顿时轻了许多,凉意袭上心头。

“太阳落进了西山/无限的音籁,阴影与光彩/自由嬉戏在你的温存的两眼。”这个下午,走过的路与《夏日谣曲》竟是惊人地吻合。我的三部曲,紧随着邓南遮的十二行诗。东方与西方,在文化的暗喻上,在心灵的共通上,没有距离,从来如此相似。

浦口古银杏

□南京 薛来彩

南京浦口的一座古庙里生长着三株古银杏树,相传为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在此读书时所植。这位萧统就是编著《昭明文选》的昭明太子,他酷爱读书,广集古今书籍三万卷,可惜未及即位而卒,时年31岁,短暂的生命历程令后人叹惋。

三株古银杏树,按斜三角形排列在庙前,树冠高大,遮天蔽日,十几里外就能看到。最老的一株有20多米高,树径超过10米,需七八个人才能合抱过来。老树干沟壑纵横,树冠茂盛如盖。最为奇特的是,这株古银杏树的树枝上长出一枚枚“树乳”,被称为“千年垂乳”。据说银杏树长出一枚“树乳”需一百多年,这株古树上竟有六枚“树乳”。排行第二的古树,因为枝叶繁茂,屈曲盘旋,树干高崎,斑疤鳞列,被称为“撑天覆地”。这株银杏树高近25米,树冠达26米左右见方,是三株古树中最高大的。位居第三的古树,高23.9米,树径4.7米,50多年前曾遭雷击,毁了半边躯干,至今还留有烧糊的痕迹,但后来它未死的一根斜枝上又萌出了新叶,长成了这株“独臂将军”。不仅如此,而且它的树干中

空,可见“一线天”奇景。

它们像三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伫立在庙前的一片荒草地上,默默地诉说着那久远的故事。它们的树枝上挂满了红带,这是人们拴上去用来祈福消灾避邪的。站在绿叶婆娑的大树下,不禁感叹世间竟有这样神奇而坚毅的生命。

银杏雌雄异株,雄树花粉靠风力传送给雌树,雌树才能受孕结果。据说相距几十里的雄树的花粉都可借风传来,这种传递爱意的执着方式很特别。这三株古银杏都是雌株,周围十几里均无银杏树,但每当夏日到来,银杏树就悄悄结果了,真是神奇。它的果子像一粒粒绿豆,和叶子一样绿。一到秋天,叶子黄了,果子也跟着变成了乳白色,显露出一派成熟的美。

置身古老的银杏树下,树叶沙沙作响,我不禁想到苏东坡“四壁峰山,满目清秀如画;一树擎天,圈圈点点文章”的句子,心中涌过一阵阵的感动。古银杏的每一片绿叶、每一圈年轮,都是生命可圈可点的诗句,都是对生命的张扬。

这三株银杏树就在南京浦口汤泉街道的一座古寺里,寺名惠济。

旧院老楼

□山东龙口 慕然

这是城郊一处静谧的旧家属院。我读小学时,父母分配到这套住房,直到我成家都一直住在这里,一住就是将近三十年。

楼,五层,寻常且亲切,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建筑。红色黏土烧砖的楼外墙被爬山虎叶片的绿荫遮蔽着,若有月亮的晚上,圆月勾起了虫鸣,飘荡在风中,浸润着心扉。

楼梯间的窗户很高,斜对着城外的一座山岗,我那时需要踮起脚尖才能把头探出去。晴天的早晨,推窗东望,那喷发的朝霞,把远山、城郊,都绘入了一个金色的世界里。闭上眼睛,那琥珀色,仍停留在视网膜上,不肯退去。

楼下院墙根前有一处空地,松软的泥土上常常能发现小孩子们留下的脚印。当年,不知是谁撒下过爬墙虎的种子,我也曾在这里下种了一株无花果树,纯属无心,没想到柔弱的枝条日渐粗壮,没几年,树干就紧紧拥抱着土地,巴掌大小的叶片簇拥着成熟的果实。

小时候,放学后回家的急切让我放开了脚步,我喜欢三步并着两步向上跑,一大步迈两个台阶。于是,三层,七十二个台阶被我走成了二十四步。父亲总是叮嘱我慢点,生怕风驰电掣的我脚下不稳而摔倒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生活的激浪,时时扣击着我的心脏。这楼也像一艘船,行驶在生活的海洋上,难免受风雨侵袭,日渐破败。发锈的铁栏杆,嵌着黑色掉漆的木质扶手,日渐斑驳的外墙面,楼道里白墙上也有了涂鸦,尽管有些木质门窗已换成合金材质,也掩饰不了它

的年迈。我成家前,我们全家搬离了这里,老旧的它就像满脸皱纹的父母,步履蹒跚。

一年前,这栋楼被纳入了城中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。几个月的施工后,我又和父母一起来到了曾经居住的这座楼前,寻迹。跟随我们的,还有不满十岁的儿子。

楼,寻常且古旧,却散发着新的气息,墙体重新粉刷,路面加了硬化,拆了违建,改了排污、水电……楼前那块空地保留了下来,修整成了一个花园。爬墙虎的苍劲伴着无花果树那如巨伞般的树冠,新翠搭掩着旧绿,还多了几株月季,花香悄悄的,怕惊扰了谁。

如今的我俯身趴在楼道里的窗户上面,看外面的天空。霞光流彩,多么像少女的纯洁、善良的眸子,我也许很久没有看见过她了。我们搬离这里时,视野所能看到的高楼凤毛麟角,如今往天际望去已经是大厦林立、高楼鳞次栉比。原本的窄路被一条条宽广笔直的大道所取代,纵横的街道,仿佛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离家越近便越会让我觉得心安。那天,儿子三步并两步地跑上楼,将我和父亲抛在身后,我只好扯着嗓子喊,慢点,生怕他脚下不稳而摔倒。七十二个台阶却被我走成了一百四十四步,我搀扶着腿脚不便的老父亲,每一个台阶都要分走两步,一步歇息,一步向上。

老楼包容着件件琐事,将不同的回忆汇在一起,我们将它称作生活。而这生活,大抵都这样,从来不曾和谁商量,最后都会把你推向前沿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0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